

忆起春天的江南

■成文耀

在那温柔得能滴出水来的时光里，我轻轻地，又一次在心底唤醒了春天的江南。那是一幅幅细腻温婉的水墨画卷，缓缓铺展在记忆的长河中，带着湿润的青苔味和淡淡的花香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。

春天，是江南最为柔情蜜意的季节。春风，它不似北国的粗犷，而是如丝如缕，轻轻拂过脸庞，仿佛能吹透人的心田，唤醒沉睡一冬的情愫。这风，它携带着湿润的气息，从太湖之滨，到西湖之畔，一路低吟浅唱，唤醒了柳丝，吹绿了桃红，让整个江南大地披上了一层嫩绿的新装。

走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，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回响。两旁是白墙黛瓦的老宅，岁月在它们身上刻下了斑驳的痕迹，却也赋予了它们更加沉稳的气质。屋檐下，一串串红灯笼摇曳，像是古老时光里的守望者，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。偶尔，一阵清脆的孩童笑声从巷尾传来，那是属于江南最纯粹、最动听的乐章，让人心生暖意，仿佛连时间都变得柔软起来。

春天的江南，水是最不可错过的风景。小桥流水人家，每一座桥，每一条河，都承载着说不尽的风雅与柔情。清晨，薄雾缭绕，河面上仿佛覆盖了一层轻纱，远处的鸟篷船悠悠划过，船夫摇橹的动作不急不缓，与周围的景致融为一体，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水墨画。夕阳西下时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，美得让人心醉。此时，若能与心爱的人泛舟湖上，共赏这无边春色，该是多么浪漫而诗意的事情。

而那雨，更是春天江南的灵魂。江南的雨，是天空写给大地的情书，细腻、温婉，带着几分羞涩与矜持。它不似夏日的暴雨那般热烈奔放，也不及秋雨的凄清冷寂，它是那么细腻，那么轻柔，那么缠绵，轻轻地、悄悄地落下，如同一位江南女子，轻抚着每一寸土地、每一片叶子，每一次触碰都饱含深情。雨中的江南，更添了几分朦胧与梦幻。撑一把油纸伞，漫步在雨巷中，听雨滴敲打伞面的声音，看雨珠从屋檐滑落，滴入池塘，激起一圈又一圈涟漪。这一刻，世界仿佛静止了，只剩下雨声与自己内心的对话，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着这绵绵细雨消散无踪。

在这样的季节里，怎能少了美食的陪伴。江南的小吃，细腻而精致，无论是软糯的汤圆，还是香甜的桂花糕，抑或是那一碗热腾腾的小笼包，都能让味蕾得到极大的满足。坐在临河的小馆里，品一口清茶，尝几道小吃，看窗外流水潺潺，时光就这样悄悄地流淌，不急不躁，恰到好处。

忆起春天的江南，心中便充满了无限的温柔与向往。那里，有诗，有画，有情，有梦。每一次回忆，都仿佛是一次心灵的洗礼，让人忘却尘世的喧嚣，只想沉浸在那份宁静与美好之中，让灵魂得以栖息，让心灵得以安放。春天的江南，是一首永远唱不完的歌，是一幅永远看不够的画，是一段永远忘不了的情，它静静地躺在心底，等待着每一个渴望回归宁静与美好的灵魂，再次踏上那片温柔的土地。

石头

狗听到对岸狗叫，飞跑到岸边回应。河水仿佛听得懂狗语，悄悄浅了。

几块石头露出水面，本色得很，好像真相。一些鸟飞上去又飞走了，一些蝴蝶飞上去，晃几下也飞走了。

那些石头在水下久了，没有什么用处。水深，它们找不到意义。水浅了，也看不到意义。

几尾细小的鱼，绕着石头窜来窜去，仿佛要钻空子。而水开始涨了，去了对岸的狗，还没有回来。

蝴蝶

在海拔上打望，湖北那边的山连绵绵延，好像被哲学了。湖南境内的山峦有斗志，都想出头。

江西这边缓冲一些，有很多余地。河流缓缓爬行，也很便宜，不用刻意讨好。

农业在余地上抽穗，也没有地域意识。有风来，就随风摆动，无风，就习惯性低头。

山坳上的油菜花，愈来愈风景了，引来很多观点。本土的蝴蝶也不凑热闹。在九岭山里，蝴蝶是花心的，最爱在花蕊上，悄悄绽放。

上游

修水上游水浅，还没有鱼，怎么乱拐弯，都见得到底，仿佛很多底蕴。

鸟把影子飞过来，蝴蝶和蜻蜓也把影子飞过来。老不正经的山峦，肥胖的影子也倒映进来。

狗怕河流受骗，在岸边不断示警。叫几声，停下来，再叫几声。直到满山的狗都叫起来，喊矮了海拔。

那些村子也打河流的主意，前面的叫得多情，后面的喊得风骚。时间一长，光阴肥胖了，水开始变深。

几个响亮的喷嚏。

云层在翻身，被自己压皱的边角，挤出几滴喜不自胜的泪水。蛰伏一冬的土地，正在经历一场期望已久的隐秘行动——

蚯蚓用身体书写微言大义，继续编纂生生不息的地方志；草芽争先冒头，这些勇于抗争的囚徒，终于挣断冬的锁链；

种子在襁褓中翻身，胚芽破窗的脆响，比那些如期而至的惊雷更撼动人心。

就在不经意间，一声汽车喇叭闪亮划过。村庄里，久久荡漾着旷远的回声。

仿佛刀剑出鞘，如此尖利而细长，戳中一座山坳最为温厚的部分。

原本决意留下来的那个人，终于又提上沉重的行囊，将摩拳擦掌的犁耙，再次遗弃在锈蚀的角落。

当门锁“啪”地一声合上，谁能做到心如止水，蹬过三百多个日夜的忧伤和回望？

屋檐下，蚂蚁继续列队，搬运崭新的时光。

历史继续蒙尘，捂住字迹模糊的农谚。

地气继续上升，把季风的酥软，带到地角天边。

春耕

时值正午，春风驻足枝头，称

村头的农业急得拼命摇摆。张开方言，也喊不出究竟。

仿佛没有内涵

村子外面来的路径，行色匆匆找捷径。大摇大摆，想从村子穿过去。

村子小，比周边的山峦矮，也有底蕴。路一进村就陷了，格局不起来。左拐右弯，找不到观点，做不了自己的主。

村子里的群众，都想利用路。东扯一把，西拉一下，把路往自家门口用力。好好的路，成了弯道。

等到从村子里出来，岔成了几条路，条条都像原路。狗跟在后面吠叫，狗的吠叫声里，好像有什么内涵。细听，又仿佛没有内涵。

青蛙

修河上游的青蛙，在河上往来，都是自渡。把彼岸和此岸，当成了造化。

它们贪图春色，喜欢乱喊春天。把意境喊深了，河流匆匆拐弯，仿佛乱了方寸。

山坡上的南瓜藤，伸出老长的欲望。翻过山坡，探往外省的方向，想要去见世面。

老树在山坡上数光阴，到了合适的高度，就慢了下来。像是开悟了的闲人，端着架子打望。

远一些，看得到社会，更远一些，看得到苍茫。

声声慢

左岸的村子入梦，右岸的村子也睡了。在夜里，它们梦中把东江扳直，好达到目的。

岸上的老树，见过很多世相，比村子还要底蕴。像一个贤达，虚扯着东江的背影，劝它慢下来。

东江正是上游，还很便宜。拐过很多弯了，还要拐很多的弯。在山里，不拐弯的河流，都会俗。

山里的乌鸦，叫不出好听的腔调，也声声慢。它们从一面山上，叫到另一面山上。喊得久了，

方向，望到呆了，就会泪眼蒙眬。

意境都亮起来了

一串串鸟鸣荡漾在村口的村头上，鸟鸣的音色仿佛有光，叫得响，意境都亮起来了。

对面坡地上，南瓜藤开花，丝瓜藤开花，冬瓜藤也跟着开花。它们的花像喇叭指向天空，仿佛在喊意义。

一群蝴蝶在稻叶上翩跹，蜜蜂和蜻蜓也飞过来。它们一起扇动羽翼，扇起了风。

风很慢，鸟听到风就慢了下来。树也慢了下来，树荫下的村子，仿佛听不到风，更慢。

烟雨中

几只鸟从苍茫中飞出来，在村子上空飞，绕了好多圈，仿佛想起了真相，又飞回去。

顺着鸟的踪影望，意境更加深远。再远一些，仿佛就要盲目。隐约的路径，像是要去通幽。

烟雨中，路径上的人影也是隐约的，看不清正面形象。仿佛古代的闲人，好像是在往前，又有些像是在往后。

村子里的狗，冲着苍茫吠叫，声音慢悠悠的。狗眼通灵，可能已经看到了什么，也可能什么都没有看到。

河流从山背后弯出来

路过矮小的山村，已是黄昏。看见一个老人独坐在村口，面前的矮凳上，摆开一副硕大的棋盘。

没有相弈的对手，老人也弈得全神贯注，津津有味着谋略。暗流涌动，仿佛在下一盘大棋。

边上的狗一脸崇拜，仰望老人的成竹在胸。老人头上已沧桑，正在举棋不定。仿佛是在准备落子，又好像在盘算悔棋。

河流从山背后弯出来，看到村子的局，就转折了，悄悄绕开。

林子里，烟霭收敛翅膀。凤尾蕨潮湿的情绪，即将漫过阴凉的台阶。

一条延伸的路，忽隐忽现，仿佛欲言又止——

昨夜，谁看见遍野缝缝，借着春雨的掩饰，无所顾忌地滋生？凝成珠玉的露水，为一道晨光开刃。刹那间，春的讯息，迸溅开来。

走进山中，先和一蓬花枝舒展的野樱撞个满怀。登上高处，可见簇簇新绿托出点点繁花，和雨水洗亮的晨曦一起，大而醒醒。

在我们眼前，青石台阶一级连着一级，径直伸向烟雾蒙蒙的云端。

挖野菜的女子，披一肩花雨下来。篓子里的鱼腥草，沾满了云霞细碎的光斑。

车窗摇落，水珠飞溅，空气中弥漫着湿润的芬芳。

不远处，花枝颤动：早归的春燕，用喙尖整理羽毛；甲壳虫爬上新叶，摇落一颗愚而未决的星斗。

与此同时——一架客机从山下机场满载，正在把远足人的梦想，运往遥远的异乡。

惊蛰

都说，春梦黏人。虫豸们还在赖床，一阵雷声已骤然响起。犹如暮气沉沉的天空，打了

有好路子的感觉像要飞起来

山里的村子心眼大，有路子了，又想好路子。到了海拔上，这山望着山高，多了很多想法。

有路子的人，想把路盘活，盘成好路子。有好路子的感觉，像要飞起来。

村子里的鸟不要路，也飞得飘逸。它们飞的时候，不瞻前，也不顾后。它们的飞，仿佛就是路子。

村子的根扎深了，飞不起来。想要体面，只有找像样的路子。

有路子，就有想头。

稻草人在雨中挺起腰杆

半夜，雨浓到乌黑，像打翻的锅倾下来，把村子倒扣。村子背了黑锅，找不到了清白。

黑得很黑，什么路子都看不到。村子张都张不开，乱了念头。湿透了，又笨又重。

狗躲在檐下东张西望，东边没有头绪，西边又很苍茫。想看到一些来头，狗眼通灵，也只看到渺茫。

农业上的稻草人稳得住。在雨中挺起腰杆，比真人还坚定。它们知道村子是有路子的。雨一停，村子里的人，会找到很多路子。

有了路子，就不苟且。

山坡上的羊群不跟河流走

风吼了一整天，吼得村子没了脾气。东江对面，很多的村子在风中，好像也没有脾气。

东江也没有脾气，本来想要拐弯，让风一吼，胆就俗了。只好顺着风向，缓冲起来。

岸上的农业没有脾气，它们缺乏高度，挡不了风。只有弯下腰，让风过去。

稻草人在农业上滥竽充数，约等于闲人。它们不融入社会，用尽了心，也不说真相。

山坡上的羊群，也不跟河流走。吃饱了草，就打望河流远去的

立春

此时，年的气息依旧浓烈，空气中弥漫着好闻的硝烟。

一声犬吠，为缥缈山雾撕去最后一截衣襟。

车灯闪烁三下，算是为娘家报信了——

远嫁他乡的表妹，携家带口翻过山坳口，一路欢声笑语，洒落在枝头，草尖，惊醒那一抹慵懒的薄霜。

表叔家婶早已打开院门，以微笑迎接多时。

屋檐下的监控摄像头，跟着人影移动，仿佛也有无尽的喜悦与思念，需要找一个人倾诉。

一阵鞭炮声，把年关的热烈和亲人的脸庞再次擦亮。

岁月的河流，需要这样的动静，起搏满是期望的涛声。

接过压岁红包，小外孙甜甜地叫了一声外公外婆。刚刚睡醒的大眼睛，闪烁着溪水的澄澈与明亮。

一串鸟鸣，携一片春光应声而至。

红日跃上山头。院门外的李树枝头，芽孢纷纷踮起脚尖。而小外孙已经学会站立的身姿，在这个早春尤为喜人。

雨水

微雨过后，大地容光焕发，泥土汩汩吐着气泡。

在九岭山里

■川梅

春天的历书(四章)

■符纯荣

文明交通 安全出行

遵守交通法规 关爱生命安全

